獨醒雜志/卷六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獨醒雜志

◀上一卷

卷六

下一卷▶

胡邦衡《春秋》之學，受教於蕭子荊。子荊名楚，廬陵人。紹聖間，貢於鄉，不第，因留太學。時方尚詞賦，子荊獨崇經術，尤深於《春秋》，從其學者嘗百餘人。會蔡京當國，黜《春秋》之學，子井然引還。移書謂馮澥曰：「蔡氏廢麟經，忘尊王之義矣。是將為宋王莽。吾不願仕。」澥得書，不敢答。澥亦嘗受《春秋》大義。邦衡擢進士甲科而歸，子荊尚無恙，謂邦衡曰：「學者非但拾一科而止，身可殺，學不可辱，無禍吾《春秋》。」子荊建炎四年卒，以未嘗娶，故無子，門人私謚曰清節先生。有《春秋經辯》，行於廬陵。

曾外祖嚴府君顥，舉進士，皇祐方平治時，四為縣宰，所居稱職，廉介自持，不求聞達。祖母為余言，府君為惠州河源令三年余，祿不足以養，而絲毫無擾於吏民。罷歸，人惜其去，爭餞以海錯。舟行十里餘，家人發缶，得黃金以告，府君亟命掩缶，召饋者還之。其清謹視古廉吏，惜名不聞於太史氏云。

米元章以書名，而詞章亦豪放不群。東坡嘗言自海南歸，舟中聞諸子誦其所作《古賦》，始恨知之之晚。徽宗朝，以廷臣論薦，除太常博士。時內史吳拭行詞，多所褒奬。元章喜，作詩以謝之，其末章有云：「中間有一蕭間伯，學道登仙初應格。朝元明日拜五光，玉皇應怪鬚眉白。」蓋自謂也。未入謝，言者謂其傾邪險怪，詭詐不近人情，人謂之顛，

不加以登朝藉，命遂寢。元章大不平，即上章政府，訴其事，以為在官十五任，薦者四五十人，此豈顛者之所能。竟不報。後四年，始得召，復歸班。元章喜服唐衣冠，寬袖博帶，人多怪之。又有潔疾，器用不肯令人執持。嘗衣冠出謁，帽檐高不可以乘肩輿，乃撤其蓋，見者莫不驚笑。所為類多如此。

東坡謫嶺南，元符末始北還。舟次新淦，時人方礎石為橋，聞東坡之至，父老兒童二三千人，聚立舟側，請名其橋。東坡將登舟，謁縣宰，眾人填擁不容出，遂就舟中書「惠政橋」字與之，邑人始退。然字畫差褊小，不似晚年所書，蓋當時倉卒迫促而然爾。

范忠宣公居於永，太守觀望時政。與公相忘，歲時亦不可禮。建中靖國初，朝廷將起公，遣中使宣賜茶藥，問勞甚至。官吏遂生新敬。及公將行，皆出送於四五十里外。公辭之，不可，乃一一延見，慰藉有加。或進謂公曰：「時事一變，朝廷將復用公矣。」公謝曰：「某罪大責薄，蒙恩內徙，若得正邱首，幸矣。他非所願也。」言者慚謝而退。

永豐董體仁德元，少年魁鄉舉，士林中亦知名，後累試禮部不第，流落困蹙，竟就特奏名補文學。初任道州寧遠簿，尚待次。其生徒富家劉氏子，邀與俱試漕司，復預薦，試禮部合格，廷對遂為天下第一。遺書報其家人，有詩云：「御筆題封墨未乾，君恩重許拜金鑾。故鄉若問登科事，便是當初老榜官。」

廬陵之俗，謂特奏名為老榜。初，體仁既預漕舉，謁一達官，干東上之費。達官語坐客有老榜之語，體仁頗不能平，故其詩及之。時紹興戊辰，體仁年五十三矣。秦丞相當國，雅器重之，援引登朝，不十年參知政事。秦相死，體仁以言章罷，歸於廬陵。

文潞公，汾州人，年九十二薨，更事四朝，洊歷二府，七換節鉞，位將相五十餘年，平章事四十二年。歷任侍中、司空、司徒、太保、太尉，再知秦州、大名、永興，五判河南府，兩以太師致仕，為本朝名臣福祿之冠。

李布夢祥言成都合江園乃孟蜀故苑，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外芳華樓。前後植梅極多。故事，臘月賞燕其中。管界巡檢營其側，花時日以報府，至開及五分，府坐領監司來燕，遊人亦競集。有兩大樹，夭矯若龍，相傳謂之梅龍。余嘗聞山陰有古梅，極低矮，一枝才三四花，枝幹皆苔蘚。每一窠至都下，貴家爭取之，又以小為貴者。梅花見重於世，蓋多寡大小，皆有風韻耳。

江彥明，吉之永新人，喜作詩，事母極孝。母嘗有疾，彥明攜筆硯坐床下，進藥之余，吟詩自遣，遂以詩名。嘗記其《晚春詩》云：「鬥草事空猶昨日，惜花心在又明年。」詞意婉美如此。新淦人俞師郝，與彥明相友善，俱有詩聲，酬倡甚多。師郝有詩云：「叫月子規喉舌冷，宿花蝴蝶夢魂香。」尤為彥明所稱賞。彥明名暐，崇觀間，吉守嘗以八行薦於朝，不報。自號寮陽居士。師郝名處俊，登建炎龍飛乙科，不及祿而卒。人甚惜之。二人詩今多傳於江西。

俞師郝嘗因重九日賦長短句云：「殘蟬斷雁政西風，蕭索夕陽流水，落木無邊幽眺處，雲擁登山屐齒。歲月如馳，古今同夢，惟有悲歡異。綠尊空對，故人相望千里，追念淮海當年，五雲行殿，咫尺天顏喜。清曉臚傳仙仗裏，衣染玉龍香細。今日天涯黃花零亂，滿眼重陽淚。艱難多病，□陵無奈秋思。」詞既出，邑人爭歌之。或曰：「詞固佳，然其言太酸辛。」何故師郝明年竟卒。其登科時在維揚，以重九日唱名，故詞中及之。

先君官零陵，山谷之從弟吏部叔豹為守，政事有體，識度甚高，遇僚屬嚴重。先君從之逾年，一日袖出薦章，其辭云：「檢身清慎，率職公勤。」時一同僚迫於代滿，望公合尖而公不與，先君願推以授之。公曰：「君之舉削，可推以及人。而吾之舉辭，不可妄以許人。」其相知如此。

魚知丙穴，燕避戊方。丙穴，左太沖賦所謂嘉魚出於丙穴。杜詩云：魚知丙穴由來美是也。賦註云：丙，地名，在漢中沔陽縣北。有魚穴二所，嘗以三八日取之。酈善長云：丙穴之魚不獨漢中有之，柏枝山有丙穴，方數丈，嘗有嘉魚。或以為魚以丙日出穴者，非也。魚何能擇日出入耶？戊方，則所謂燕避戊己，鵲避太歲，是也。

清江孔端中，三孔之族也。紹興間，為淳安令。邑近行都，凡邑之舟，皆自托於貴要，其肯應公家之漕者僅得一舟耳。端中集而喻之，曰：「凡為貴家之舟者勿役，第貴家慮有不時之用，當謹伺之，輒以他運則有罪。」召其一舟之肯應公家者，假以資費，俾多造舟，令於眾曰：「商賈往來，惟許用某人之舟。」令一下，舟人爭願聽役，自是貴要護舟之撓自戢。其為政多此類，時譽翕然。都下酒家至為之語曰：「酒似淳安知縣徹底清。」語達上聽，召見，與郡，未幾而卒。嘗記《南史》顧憲之為建康令，有清政，都人飲酒醇旨，輒號顧建康，與端中事相似。

尹商老，博聞強記，與先君同仕湘中，以鄉里故相友善。靖康之難，商老以江華令同部民兵勤王。至淮，偕謁提舉曾吉甫，吉甫因出示關報，先君欲假以付吏繕錄，商老耳語

曰：「吾已識之，不用錄也。」迨至館，索筆為書數百言，不遺一字。其登科時年甚少，復中法科，繼聞以法科進者不大拜，悔之，不受省劄。嘗宰一二壯縣，皆有能稱。在新喻時，每治事，聽吏民坐兩廡縱觀，逋疑滯訟，剖析如流，廡下之人撫掌稱贊。然性狷介，寡與少合，人罕知之者。仕止於倅。商老名躬，永新人。

番陽董氏，藏懷素草書千文一卷，蓋江南李主之物也。建炎己酉，董公逌從駕在維揚，適敵人至，逌盡棄所有金帛，惟袖千文南渡。其子弇尤極珍藏。一日朱丞相奏事畢，上顧謂曰：「聞懷素千文真跡在董弇處，卿可令進來。」丞相諭旨，弇遂以進。

趙君貺為吉水宰，清淡醇古，有古循吏風，百姓呼為趙佛子。方贛卒之憂，王師出征，往返皆道其境，供億不周。而卒將聞其為人，無所需求而去。其母卒於官，貧無以殮，囊中之綿不能具一衣。守遺金十兩以為歸資，君貺謀之婦，婦曰：「君所受金才十兩，他日郡帑之藉，數寧止是君奈何冒其名。」遂卻不受，後得舊俸百餘千，乃歸。道茶陵，為盜所邀，君貺曰：「我無他物，僅有銀數兩以獻，幸容我護喪歸葬。」盜熟視之，驚曰：「乃趙軍使耶？」羅拜謝罪，且曰：「我輩知軍使名，前有他盜，恐終不免。」送之出其境，君貺往嘗宰茶陵，其所至能感人如此。君貺，名錫。

吉水有南華院者，在山谷之窮絕處，山行可十里，院傍石溪，冬夏潺湲，溪中皆巨石，方流圓折，宛然曲水流觴之勝。石上有履痕，土人呼為仙人跡。院有白雲堂，在最高處。劉偉明未達時，館於山前之富家，亦嘗寓書劍於此堂。有二詩曰：「紫翠浮浮奪曉昏，生涯谷汲與松焚。丄塵一點自應少，終日到門惟白雲。」又云：「野興由來愜杖藜，層巒影裏見葷飛。虛堂一炷起凝碧，化作九天雲染衣。」老僧雲原題字壁間，幼嘗見之，兵火之後，始失去矣。今寺僧於堂之坎建閣，榜曰浮翠。閣之下為堂，曰雲到。蓋摘其詩語也。

玉笥山舊多隱君子，皆梁、宋以來避亂者也。最著者孔邱明、杜曇永、蕭子雲，皆當時禁從，其居今悉為宮觀。山谷詩曰：「郁木坑頭春鳥呼，雲迷帝子在時居。風流掃地無人問，惟有寒藤學草書。」即題蕭子雲宅也。子雲善草書，其題郁木洞詩云：「伐我萬古石，紀我千載名。欲知古人處，白雲中相尋。」又詩云：「千載雲霞一徑通，暖煙遲日鎖溶溶。鳥啼春晝桃花拆，獨步溪頭采碧茸。」山谷之詩本此。此山幽深盤曲，延袤百餘里，泉石水竹之勝概固無恙，道宮雖環據，而其流反役於衣食，不能標白之，多為蓬藋瓦礫之場，亦可惜也。

王德升名密，新淦人，困蹶場屋，遂入玉笥山，依道士潘與齡，獨居白雲齋十餘年。予聞其名久矣，因與諸子入山設醮，德升來相訪，時年六十餘，論詩談理，亹亹不倦。予問居山久，保所述答以止作絕句紀玉笥之勝。因得其一編，其《磬山道中詩》曰：「濺石韻寒泉，依稀言語處。回頭覺無人，又上前溪去。」又《山樵詩》曰：「山樵竹裏居，略彴才堪渡。落日淡平疇，牛羊點寒莫。」語意蕭散，皆此類。非遠外聲利者不能也。

康伯可予之題慧力寺松風亭六言云：「天涯芳草盡綠，路旁柳絮爭飛。啼鳥一聲春晚，落花滿坐人歸。」予嘗以語王德升，德升曰：「造語固佳，尚有病，如芳草柳絮，未經點化。啼鳥一聲，落花滿地。幾乎犯重，不如各更一字，作煙草風絮，幽鳥殘花，則一詩無可議者。」

紹興中有於吳江長橋上題《水調歌頭》云：「平生太湖上，來往幾經過，如今重到，何事愁與水雲多。擬把匣中長劍，換取扁舟一葉，歸去老漁蓑。銀艾非吾事，邱壑謾蹉跎。鲙新鱸，斟碧酒，起悲歌。太平生長，不謂今日識兵戈。欲卷三江雪浪，靜洗胡塵千里，不用挽天河。回首望霄漢，雙淚墮清波。」不題姓氏，後其詞傳入禁中，上命詢訪其人甚力。秦丞相乃請降黃榜招之，其人意不至。或曰：隱者也，自謂銀艾非吾事，可見其泥塗軒冕之意，秦丞相請招以黃榜，非求之，乃拒之也。

張子韶廷對時，欲寫至「豎刁間於齊而齊亂，伊戾間於宋而宋危」等語，諸珰在殿下者來竊窺之，子韶卷卷，正色謂曰：「方欲言，諸君幸勿觀也。」皆慚恚而退。

子韶又論劉豫事，云：「彼劉豫者，何為者耶？素無勛德，殊乏聲稱，天下徒見其背叛君親，委身夷狄耳。黠雛經營，有同兒戲，何足慮哉！"間牒得之，傳以示豫，豫大不平，會其左右，出其文，令榜於汴京通衢，召刺客欲刺子韶。或人以告，子韶未嘗為之動。其事達上聽，他日子韶陛對，上語之曰：「劉豫榜卿廷策，謀以致害，非卿有守，豈能獨立不懼乎？」褒嘉久之。

羅欽若，李東尹與胡邦衡同在學舍，甚相得。他日同就試，欽若見邦衡試卷，問曰：「此欲何為？」邦衡曰：「覓官也。」欽若因撫邦衡背，指示卷中一諱字，謂曰：「與汝一官。」邦衡改之，是榜遂中選。故邦衡有啟謝欽若，具述與一官之語。胡公既為侍從，東尹亦仕至中大夫，欽若止正郎。嘗謂余曰：「頃在學舍，偶乏僕供庖，同舍不免自執烹飪，邦衡能操刀，東尹能和麵，某無能，但然火而已，今之官職小大已定於此。」欽若名棐恭，東尹名孝恭。

世傳燒煉點化之術，有乾汞死朱砂，雌雄黃，硫黃之法，因鏖為金銀，誣誕欺人者甚多，然不可謂無此術。余族祖少嘗好之，挾是伎者日至，卒不能得其傳，資用以此而匱，而好之未厭也。一日，遣一僕入城市水銀，道遇一客，亦舊嘗至其家者。呼僕來前，問其主翁之無恙，且問所攜何物，對曰：「市水銀歸也。」客開壺，撚少土投之，笑遣僕曰：「為我謝主翁，水銀若容易乾，得無處著錢矣。」僕歸以告，族祖惘然，視壺中水銀，則皆凝而為銀矣。自是始悟，不復留意。